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六

凡二十七年

癸酉

十六年

魏嘉平五年

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月吳諸葛恪擊魏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之

之復欲出軍諸大臣以著論以論衆曰昔秦但得關西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以秦論以論衆曰昔秦但得關西能半也新吞六國今以魏比秦士地數倍以吳蜀比六國不者未長又司馬懿之者而順衆人幼弱專國雖有智計之後士未得施用是其厄會也若順衆人幼弱專國雖有智計之後士長江之險可以其厄會也若順衆人幼弱專國雖有智計之後士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衆人或始而懷安之計以爲

起癸酉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魏嘉平五年

集覽

遣人刺之來歙攻蜀將王元武時彭公孫述

州侯使封循為鄉

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爲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待新附太大會於漢壽飲沈醉循刺殺之禕不果至是費魏使封循為鄉







戊甲

十七年

魏主曹髦正元元年

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

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改易宿衛用  
 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怨眾嫌構於吳主  
 亮云欲為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均表請聽故吏收葬從之  
 初恪少子盛名大帝謂恪曰我前格父瑾常以爲戚曰非  
 保家之主也陸遜常謂恪曰我前格父瑾常以爲戚曰非  
 也漢侍中則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  
 與之書曰太傅受寄託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  
 並舉未為晚也至是果敗○吳羣臣共推峻爲大尉相將  
 爲司徒有媚峻者言萬機宜在公族乃表峻爲大尉相將  
 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峻  
 前驕於淫暴國人側目與雖內不治而外相苞容其事如  
 身嘗事其父者曰郎君吳殺其南陽王和甥也峻因格  
 故藩鎮之子亦呼郎君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  
 賜和死張如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  
 撫育其子張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齊王奮聞恪誅  
 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諫德謙俊三子名  
 奮殺之亦坐廢爲庶人集覽

**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遂廢**  
**其后張氏**

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爲師  
 常快張緝以實告師怒以刀鑲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鍾  
 誥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鑲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鍾  
 毓案治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玄代之緝知不其謀遂皆夷  
 懿族并廢張后夏侯玄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不肯下  
 家年少遇我子元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不肯下  
 變舉動自若後允涕示之玄視領之而已及就東市顏不  
 師諷有司奏其罪徙樂浪道死豐弟翼爲兗州刺史師遣  
 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師遣  
 左右同死赴水者雖去亦不誰翼思未死○初李恢與書僕  
 可與同死赴水者雖去亦不誰翼思未死○初李恢與書僕  
 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僕  
 里弗稱也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嘆曰孝懿而無外觀僕  
 無子始將無家君謀爲不也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非徒  
 畿爲誤及豐死而冲欲交傳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  
 大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



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節玄茂外無要名利  
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猶恐禍及况昵之乎權利又與  
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而多疑於小智而昧於權利若  
任機事其謂同志曰豐飾為而多疑於小智而昧於權利若  
死司馬昭字子下辭屈服之辭也故不得仕管子元司馬師字  
上同馬昭字子下辭屈服之辭也故不得仕管子元司馬師字  
君謀郭智字賈同惡異喜人與已同惡李恢字元豐司馬師字  
姜維伐魏○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夏  
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魏主  
李豐之死意殊不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左右使  
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  
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敢發  
司馬師以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敢發  
不王可以承天緒羣臣莫敢違乃奏收璽綬歸藩于齊立彭  
送者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太后出羣  
帝弟于於禮也今來我當何之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太后出羣  
臣議迎髦於元城髦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髦欲先帝使  
請髦之十月髦至文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使  
手授之

乙亥

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羣臣迎拜  
止車門左曰舊乘輿入儀不拜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為遂拜  
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位百僚皆欣焉  
繼大宗有後大傳篇別子為繼也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  
別子為別謂公若始族人在此國者後世以宗也繼別  
為宗者為別謂公若始族人在此國者後世以宗也繼別  
禰者為元宗謂父之適也族人之尊之謂之大宗是宗也繼  
帝出接賓曰賓入詔禮曰相古者諸侯自相為賓之禮也  
有副賓副曰賓入詔禮曰相古者諸侯自相為賓之禮也  
也公車府掌宮南關門凡吏民上章及徵詣公  
車者舊乘輿入謂乘輿而入車門此舊例也  
十八年魏正始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母丘儉  
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  
走死初欽以驍果自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  
責矣於是儉儁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  
又遣使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  
准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

走死初欽以驍果自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  
責矣於是儉儁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  
又遣使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  
准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



曰昔開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內州但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必  
與尚書傳檄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領軍則公事未決矣師曰  
楚兵尚書傳檄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領軍則公事未決矣師曰  
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諸將戰而不利則軍留鎮事未決矣  
問計於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可達軍固宜深溝高  
以挫其氣此亞夫之亂也長策也荆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  
南之逆非矣民思亂也長策也荆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  
臨之必露衆心疑之基為前軍既復是以屯聚若大軍無  
等詐謀已露衆心疑之基為前軍既復是以屯聚若大軍無  
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懷也若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  
郡兵家為賊所因者更懷離心此為錯矣無民之用而地益  
竊南之頓有源吳冠閣計之則淮南非國保家之有矣軍積穀  
頓南之頓有源吳冠閣計之則淮南非國保家之有矣軍積穀  
奪復之謂也兵聞此而速未觀也師聽之積穀先人據南  
甚非計也謂也兵聞此而速未觀也師聽之積穀先人據南  
利我得亦利是謂未許地南頓率兵進有資軍而受彼得則  
爭聞基先集諸將還吳孫峻率兵進有資軍而受彼得則  
待東軍之集諸將還吳孫峻率兵進有資軍而受彼得則  
欽東軍之集諸將還吳孫峻率兵進有資軍而受彼得則

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尊出誰宋絕其歸路險欽  
不得闖退恐壽春見龍襲計窮不人趨樂嘉城上家皆在欽  
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欽將萬餘人可破也其子為年八  
師自汝陽謂之曰艾欽將萬餘人可破也其子為年八  
勇力絕人謂之曰艾欽將萬餘人可破也其子為年八  
夜夾攻之謂之曰艾欽將萬餘人可破也其子為年八  
出引而東之謂之曰艾欽將萬餘人可破也其子為年八  
欽引而東之謂之曰艾欽將萬餘人可破也其子為年八  
中腹心素與大故曹氏家奴從公師行解之乃乘馬追欽  
公腹心素與大故曹氏家奴從公師行解之乃乘馬追欽  
君矣何苦不與大故曹氏家奴從公師行解之乃乘馬追欽  
壽春亦潰孫峻曰可復忍數日乞為自也欽力不聞不  
峻降檢走慎縣人進至臯欽首以孤軍無繼不欽退自  
誕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吳軍亦還族以諸葛  
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亦還族以諸葛  
產不育則成於他家之而女殺之於二門非所傷孝子適  
男不育則成於他家之而女殺之於二門非所傷孝子適  
制也臣以罪為在室之魏朝從父之刑既醮以傷孝子適  
之婦使臣以罪為在室之魏朝從父之刑既醮以傷孝子適  
前年聖璧昌反赤而吳自病也南頓曰大邱閣夫長策注見  
武建武十九年而吳自病也南頓曰大邱閣夫長策注見  
傳文也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次隱橋次者兵舍止之心左







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 ○魏主髦視

學 初魏主髦宴羣臣於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

諸儒莫能及常與中護軍司馬加禮異魏主性急請召欲速

與其將鄧艾戰敗績 姜維自秋道還駐鍾提魏人

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虛弱之實也彼道上下相習我

將易兵新二也彼彼專為一行我以為四也彼道從南安

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吳孫峻卒以其從

弟緝為侍中輔政 ○吳大司馬呂岱卒 始岱親近

有才智岱賜以巾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衛史原

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曰是

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

源字德淵也徐冬十月吳孫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

呂據 吳車騎將軍呂據在江都聞孫緝輔政大怒表薦

據引兵還約胤共發緝表胤反發兵圍之或勸胤曰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



軍王停

綏負責... 殺之... 無禮... 皆死

丑丁

二十一年

魏太平二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

大將軍孫綏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

舊事問左右侍臣曰此軍欲與之俱長數出中書視大帝時

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鼠矢召

問藏使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

政與黃門不中服亮令破鼠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

果服左中而特制有詔制也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

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

不克而還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乃傾帑振施曲赦有

罪以收眾心養輕俠數千人為死士司馬昭初乘政長史

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充至馬南見誕論時

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

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君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

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昭曰君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

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開門屯

守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將六萬人全端唐咨等與文昭奉

主髦及太昭討之吳使將軍全端唐咨等與文昭奉

拔誕壽春圍未合諸軍二萬全端唐咨等與文昭奉

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為欽基

執詔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脩守

後矣遂守便更移兵守險使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脩守

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綏六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擊壽

卒之食不從人擊破之異走歸鑊里復遣異擊壽

吳主亮

親政事

大帝時

於日於

時日於

於日於

時日於

於日於

時日於

於日於

時日於

於日於

時日於

於日於

時日於

於日於

時日於

於日於

時日於

於日於

時日於

於日於

時日於



寅戌

景耀元年

帝孫休永安元年

春二月魏司馬昭拔

持手亦頭許安贖戰為知漢非分矣難乎志也常多往  
 弓擊日曰州亡征而意諺祖秦疾置遷曰既或也慢古是  
 矢也長方葉二不克似曰夫不博守當商定曰故也慢古是  
 密數城城縣年幸滅改射氏鼎者獲後之難者項強民以常思善多何苦誰周  
 固跌鴻在西南長城難雖勞而後如騷擾之兆並據我與於彼皆豪疆下難於  
 則數滿注見漢王劉邦四年比境括國地矣武湯武之利移日不形  
 射頻也跌音迭著跌出已審發而射義曰博音博  
 魏孫休永安元年春二月魏司馬昭拔  
 亦頭許安贖戰為知漢非分矣難乎志也常多往  
 弓擊日曰州亡征而意諺祖秦疾置遷曰既或也慢古是  
 矢也長方葉二不克似曰夫不博守當商定曰故也慢古是  
 密數城城縣年幸滅改射氏鼎者獲後之難者項強民以常思善多何苦誰周  
 固跌鴻在西南長城難雖勞而後如騷擾之兆並據我與於彼皆豪疆下難於  
 則數滿注見漢王劉邦四年比境括國地矣武湯武之利移日不形  
 射頻也跌音迭著跌出已審發而射義曰博音博

壽春殺諸葛誕

人省自食與吳人聖守誕中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  
 城自歸於魏軍未敢請誅之司馬昭曰恨遂殺欽欲盡出此方  
 以窮來歸曰魏城未敢請誅之司馬昭曰恨遂殺欽欲盡出此方  
 騎巡城呼曰魏城未敢請誅之司馬昭曰恨遂殺欽欲盡出此方  
 賜爵關內侯曰魏城未敢請誅之司馬昭曰恨遂殺欽欲盡出此方  
 下於盡吳人皆供于途曰夫受命其主以兵降之若初國壽春  
 至又於盡吳人皆供于途曰夫受命其主以兵降之若初國壽春  
 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取也乃免胄冒其陳而力死若初國壽春  
 表裏受敵此危道也昭曰取也乃免胄冒其陳而力死若初國壽春  
 使軍糧必少吾當以輕騎縶其轉輸守可三不戰而破也吳賊  
 來軍糧必少吾當以輕騎縶其轉輸守可三不戰而破也吳賊  
 欽等以淮南叛吳命諸軍按在江以南守之卒不戰而破也吳賊  
 者又國為無所殺其分惡三河近郡安得悉坑之昭曰古之國  
 大度目一為無所殺其分惡三河近郡安得悉坑之昭曰古之國  
 太半擊吳王基無所殺其分惡三河近郡安得悉坑之昭曰古之國  
 上下一維因洲昔諸葛恪入東關之勝昭曰古之國  
 是備設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東關昭曰古之國  
 諸軍事時慮心之任時畫昭乃正以基為征東將軍昭曰古之國  
 隆委以懷心之任時畫昭乃正以基為征東將軍昭曰古之國









以其首令眾諸同謀者皆赦之放諸葛者五千八百人  
發孫峻棺取印綬而埋之改葬諸葛格及胤據等其羅  
格等事遠徙者一尺寸之召還不可謂能受託寄之任  
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寄之任  
謂智遂寢不可

**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  
得入其後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諸圍適可禦  
敵不獲大利不若敵兵聚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  
關頭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於自然疲乏引退  
胡濟却屯漢壽王舍

**二年** 魏甘露四年 春正月黃龍一見魏寧陵井中  
先見魏地片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魏主髦曰龍者  
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  
龍詩以自諷之

**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爲尚書令**  
諸葛瞻爲僕射祗以巧佞有寵維維位不  
馬昭見而惡之

庚辰 三年 魏元帝曹芳景元 春正月朔日食 夏五月

**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  
聘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  
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  
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  
資用而一不顧逆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  
出於中矣素詔太后沈業行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  
邠於入黃素詔太后沈業行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  
遂拔劍入南闕下殺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問充  
充入與戰南闕下殺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問充  
日事無所問也濟即充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  
自投於地所問也濟即充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  
其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  
子第逼之乃入見昭泰曰對之泣曰玄伯舅不如秦也  
我秦曰獨有斬賈充少可謝天對之泣曰玄伯舅不如  
次秦曰獨有斬賈充少可謝天對之泣曰玄伯舅不如  
其子也秦言惟罪狀此者不謝天對之泣曰玄伯舅不  
王沈以此功封安平侯太傅等請以王禮葬之哀慟一  
昭言



成濟大逆不

**集覽**

道夷二族

六月

魏主奠立

吳會稽王亮自殺

浦里塘

冬魏以王沈為豫州

刺史

冬魏以王沈為豫州

刺史

冬魏以王沈為豫州

之實也師古曰自拘束而紮其身苟時貪也興益本傳作立

巴辛

四年

魏景元二年

春二月魏遣兵迎吳降將未行

而罷

魏襄陽太守胡烈言吳將鄧由等十八屯同謀歸

**集覽**

有內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

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

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

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

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















也擄官屬也凡郡國每歲盡遣吏詣京師上計謂奉上下戶口錢穀之數凡遇其人不足朋輩也凡射者分為兩朋朋人均敵以較勝負以舒補數其朋

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密成緒以不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列營守險會

百則去成都若從陰平險遠軍食乏欲引還文上言賊已摧折

涪人會方軌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

陣將賈顯於危殆里鑿山通造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

艾至涪不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

若降者表為琅邪王長驅而前其使退往綿竹以待文大破之

皓使敗國珍民用子何為策馬冒陳而死龍州今龍州有江

道地三國魏得其地置江油郡西魏立龍州今龍州有江

油縣奇兵注見周報五油郡西魏立龍州今龍州有江

並轍而進也謂無禦之者師古曰猶言直進也

鄧艾至

### 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讎死之漢亡

不為城守調度間艾已入平地帝使羣臣會議或勸奔吳

或勸入南中兼周以為自古無寄地國為天子者魏能并

若欲奔南當早為計今人敵已近羣心無所保者恐發道

之曰其變不測就御至南遠夷其叛必矣乃遣使奉璽

今外當拒敵內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

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

不聽謀臣哭於城下戰之薄先殺妻子女而後自殺帝別

使降鍾會又送昭烈之薄先殺妻子女而後自殺帝別

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羣臣面縛依

攬諸軍門文持節解縛焚觀延見禁將士無得虜略輒依

以所免維等及諸郡縣圍守以下官收黃皓將殺之皓左

皆自守其印綬待節蓋

所至輒風而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吳兵還

**集覽**

江油郡剛氏

**集覽**

龍州有江



門上表曰伏聞成都臣不守社稷傾覆臣情謹拜表以聞魏之  
伐蜀也吳人必重哀悼臣不勝仰愧之情謹拜表以聞魏之  
中夏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德以能克承之功除其煩苛而布  
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賢使能各盡其心  
恩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不歸之亦已矣故淮南  
三叛腹心不擾曹髦之死蜀無不克朝國無政令而玩  
其本根固矣卒因危而伐今蜀無不克朝國無政令而玩  
矣吳人笑其服其草莽者自喻至微至細也言得志我之憂  
言至是乃服其草莽者自喻至微至細也言得志我之憂  
牧為武陵太守其叛亂乃以五溪夷與蜀接界蜀遣郭  
純誘動諸夷進攻西陽郡中震懼朝吏以太守時魏已遣郭  
詭誘人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此救不為諸夷阻  
也即率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不為諸夷阻  
心者凡五千餘人純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  
等散走五溪皆平集覽西陽郡今辰州是圖經云在辰水  
因名焉集覽辰州是圖經云在辰水  
魏救益州復半租五年○魏以鄧艾為

太尉鍾會為司徒  
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  
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甲魏咸熙元年○凡二國  
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  
乘吳兵必震恐希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  
便用宜留儲右及蜀兵之難也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  
而從矣王劉禪以衛瓘命之當須報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  
服承制拜假使安初附謂合權宜若待命往復延引日月  
春秋之義大出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者法進不可也  
今吳人未賓孰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者法進不可也  
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  
鍾會不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  
已來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出欲以君言此安歸乎何不  
行維曰其公他則舟絕亦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此安歸乎  
權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  
於劔閣要艾承命表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  
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安令山濤為行軍司馬鎮鄠初會  
以才能大見任昭夫王長安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  
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



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  
心預怯則管勇並竭強使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  
人同今遣伐蜀必可滅之適所爲敵耳惟會意與  
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可中減蜀將士各安復思歸會若作惡抵  
自滅族耳不可須憂也昭將之長安常復曰會所統兵五  
六倍於我不可宣也我取昭將之長安常復曰會所統兵五  
然所言之不可宣也我取昭將之長安常復曰會所統兵五  
耳近言不可宣也我取昭將之長安常復曰會所統兵五  
以疑御邪我欲令長安殺之因了矣會不信待昭曰會所統兵五  
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殺之因了矣會不信待昭曰會所統兵五  
問若來赴官軍賞如先敢將爲平旦不出者詔收艾其意然不  
焉悉來赴官軍賞如先敢將爲平旦不出者詔收艾其意然不  
艾卧未起遂執艾子內置焉敢將爲平旦不出者詔收艾其意然不  
趣會營壘輕送艾赴京師會表悼申明艾事圖欲將信之而  
止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表悼申明艾事圖欲將信之而  
謀反欲使姜維爲前驅自將隨其後既至長安就禽遂決意  
陸道步使從水可定也會得昭書云恐艾或至長安與騎士從  
陽一安相見在可定也會得昭書云恐艾或至長安與騎士從  
屯長安相見在可定也會得昭書云恐艾或至長安與騎士從  
太不重必相見在可定也會得昭書云恐艾或至長安與騎士從  
漢不遺劉備也便當由後事成乃得召諸將爲之退保蜀  
羣官悉閉諸曹室中驩詠

復得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臣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  
書與帝曰願使會盡殺北來諸將臣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  
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之言誅諸將臣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  
建本屬胡烈會欲從維之言誅諸將臣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  
出取飲食悉呼外親兵及維死喪先赴城一子淵曰會使聽內  
培數千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一子淵曰會使聽內  
率其父兵相得斬會及維死喪先赴城一子淵曰會使聽內  
與其軍士將士追軍田艾於檻車迎籍權自以與諸將各錄屋  
定其本營乃遣護軍田艾於檻車迎籍權自以與諸將各錄屋  
忍其變乃遣護軍田艾於檻車迎籍權自以與諸將各錄屋  
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於檻車迎籍權自以與諸將各錄屋  
報江油也續不進艾於檻車迎籍權自以與諸將各錄屋  
身爲名士辱矣不進艾於檻車迎籍權自以與諸將各錄屋  
其責乎權聞之望矣不進艾於檻車迎籍權自以與諸將各錄屋  
會功曹向雅收葬會尸昭召而責之曰子伯玉其何不免乎  
哭於東市而雅曰昔先王誅掩骼埋胔之法已備若復相其  
如罪而後收葬會尸昭召而責之曰子伯玉其何不免乎  
亦無關法立於上哉弘下憲以英謂曰行矣戒之爲國憂其  
宴談而遣之會於上哉弘下憲以英謂曰行矣戒之爲國憂其  
會事縱恣非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其  
子琇爲參軍憲英謂曰他日吾爲國憂其  
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他日吾爲國憂其  
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內侯其



**集覽**

伐吳名適不聽後越竟滅吳蠡懼誅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名也濟陰定陶縣是今東平府平陰縣為三公徐廣曰陶邑  
 山陶山南五里朱公冢存焉要艾章表於中路要遮鄧艾  
 所奏章表無任謂無貨任也啓會使聽內一使出外取飲食  
 納啓白鍾會使聽從胡烈內也親兵一使出外取飲食  
 給語給詐也語去聲漢元帝建昭四年疏與疏猶三月魏晉  
 書也也齊略地理內見漢元帝建昭四年疏與疏猶三月魏晉  
**公昭進爵為王** 魏詔晉公昭進爵為王追命其父懿為  
 司空前額共詣晉王顯謂祥曰景王尊重何與朝臣皆  
 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  
 而巳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曰祥曰愛人以禮我不  
 也及入額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不為  
 也重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臣無從行相導者惟  
 也書令卻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了單身從行正相導者惟  
 舉動無闕禪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漢建寧太守霍弋適  
 聞成都不守素服去就三日諸將勸弋速降弋曰道路隔  
 寒未詳王之安危去就三日諸將勸弋速降弋曰道路隔  
 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諸將曰弋曰道路隔  
 邪及得禪而禪東遷之問弋弋曰弋曰道路隔

三事之姪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  
 所以委質不為之有貳晉王昭善之委以本任封禪為安  
 樂公也日與宴為之無情乃至於人皆感憤而禪喜笑自若  
 昭謂背况曰與宴為之無情乃至於人皆感憤而禪喜笑自若  
 之全况曰與宴為之無情乃至於人皆感憤而禪喜笑自若  
 思蜀也正問之謂無日不問復問曰其日會昭復命問禪對如  
 前昭曰向乃心似卻止語邪禪為視曰誠如尊命復命問禪對如  
 之 **集覽** 君親師也 夏五月魏復五等爵 復晉王昭奏  
 封騎督以上 **秋七月魏以羅憲為陵江將軍** 初漢使  
 永安及漢敗憲得其主手救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  
 聞蜀敗起兵西義其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吳不恤我難  
 而背盟徵利不義其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吳不恤我難  
 於魏吳人來攻與戰大破之吳甲誓眾萬以節義遣使告急  
 萬增其圍憲被攻與戰大破之吳甲誓眾萬以節義遣使告急  
 吾為城主百姓仰危六月救之吳甲誓眾萬以節義遣使告急  
 命於此矣魏遣州刺史胡烈攻西陵以救之君子不為也畢  
 吳師遂退晉王昭使仍舊任加號將軍封亭侯 **魏使荀**

**顯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 從晉王昭 **吳**  
**主休俎烏程侯皓立** 吳主使疾口不能言手書呼濮  
 陽與入令子輦出拜把輿臂指



軍託之而卒謚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  
典軍萬或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  
長沙桓王之疇也加之好學奉尊法度屢言於安及左將  
軍張布與布無說朱太后欲立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  
之憲苟吳國無質宗朝有賴可矣遂迎立之吳主安知社稷  
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八  
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副相國冬十月  
立為晉世子初晉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收以收繼  
於炎昭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大業  
宜歸收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羊琇又教以百察特政所  
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  
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  
十一月吳殺其丞相  
漢陽興左將軍張布吳主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  
者苑中禽獸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寵暴  
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漢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謂  
諸吳主十一月好酒色大小失望漢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謂  
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執魏罷屯田官  
夏五月魏

晉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七月吳

主殺景后及其二子○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

炎嗣諡昭為文王○冬吳遷都武昌

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

晉大封宗室晉封叔祖父宣帝之外諸軍事叔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

吏質任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







以有子麻為之圍九寸要經大上寸有餘兩股相絞兩頭  
結之首經象縑布冠要經象大帶衰之言推經之言實經  
中實摧痛也以下易月者三年之喪天子與中服大紅以  
文帝遺詔令天下三日釋服應功曰紅者中祥大也晉灼曰  
紅十者禫也七日釋服應功曰紅者中祥大也晉灼曰漢書  
例以紅者禫也七日釋服應功曰紅者中祥大也晉灼曰  
三年之喪其師古曰紅與工同此喪制者漢文創意為之  
月也何謂小記注首者黜也心如斬所親若蒼首所以縗  
者經杖俱備首色朕本諸生家言我本親是吳以陸凱萬  
傷生家所天臣所天者君生子所天者父莫敢舉目凱曰君  
或為之左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已羣臣莫敢舉目凱曰君  
赴吳主乃聽凱視吳主居武昌揚州民流而民命盡無為  
又奢修無度公私窮價凱上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  
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鼎鼎立今曹劉失道  
昌土地險瘠非王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借國家耳武  
昌魚地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君此足明為陛下借國家耳武  
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  
大帝時後宮之蓄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  
民者也又願陛下率其不羣黨相挾忠隱賢北皆竊政則大

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集覽露根之漸露也根本  
不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集覽露根之漸露也根本  
積則民漸至流暴露也北史陸凱傳冬十月朔日食  
日民者國之根誠宜重其食愛其命冬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晉并國方立之祀於南北郊○晉罷  
山陽督軍除其禁制○十二月吳還都建業吳主  
還建業使后父備將帥收留鎮武昌朝士以物尊戚推  
令諱諱勝后之寵由是漸衰遷牧蒼梧以憂死後不復進  
見諸姬佩皇后之璽絃者甚眾又使黃門編行州郡科取將  
吏家女其二千石大子表奉歲言名簡閱不中乃得  
出集覽注載前書諸侯表奉歲言名簡閱不中乃得  
晉泰始三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詔以近世每  
吳寶鼎二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詔以近世每  
其議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傳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  
臣乎拜禮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司隸校尉李熹  
子中拜禮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司隸校尉李熹  
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彥各占官稻  
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  
勿問熹充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數羣  
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同馬公曰政之大本



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憲  
其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憲  
且四臣同罪言言而不用然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  
徵犍為李密不至以晉主徵犍為李密不至晉  
影無其得失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顧  
音蘇典反前也前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  
則當直者在或前作後書志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  
語曰向踐親為夫若洗馬也國夏六月吳作昭明宮吳  
山樓觀窮極伎巧功費以億萬計齊諫不聽中書丞華  
東向乃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之變驅怨民而  
白刃此乃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之變驅怨民而  
日今民貧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又疏  
有綾綺之服奢轉相倣效民之貧者差下不聽集覽  
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皆不聽集覽  
又帝延熹五年漢秋九月晉增吏俸晉禁星氣識  
桓帝延熹五年漢秋九月晉增吏俸晉禁星氣識

緯之學

晉遣索頭質子歸國

晉禁星氣識

戊晉泰始四年春正月晉律令成

賈充等上所謂修律

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若於法未  
出不能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若於法未  
書簡書愈繁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用疑耳目豈若由  
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由  
其人言其優劣如小載者固當準敘案其言六優者超  
其所對不鈞者免優多劣少者固當準敘案其言六優者超  
曲以法盡也其有難易者固當準敘案其言六優者超  
若令上下盡也其有難易者固當準敘案其言六優者超  
益也事集覽也漢元帝時京房奏考功課吏遺風晉主親  
耕藉田集覽也漢元帝時京房奏考功課吏遺風晉主親  
耕藉田集覽也漢元帝時京房奏考功課吏遺風晉主親  
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  
固請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  
臣請不巳乃限以近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  
王祥卒始之出門無雜帛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

王祥卒始之出門無雜帛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



豈非以德掩其言乎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晉

大水○晉揚州都督石苞罷晉大司馬揚州都督石苞父在淮南感惠

大將軍徵之苞擄孫綽在許昌聞之或勸綽無與於禍綽馳

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晉主聞之意解苞以公還家

晉秦始五年春二月晉以胡烈為秦州刺史先是

納鮮卑降者數萬置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

為患乃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烈素著名西方故使鎮撫

事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督荆襄陽東莞王休

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半以墾田八百

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集覽金閣都督閻內置晉

錄用故漢名臣子孫孫濟陰太守文立言慰蜀名臣子

臨難死義其孫京阻隨才署吏蜀將傅儉父子死於其主

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

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賜立對曰

臣至知其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

也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

也集覽原著募沒入奚官通鑑釋文曰息謂傅儉之子姓

之冠疏也史釋募沒入奚官通鑑釋文曰息謂傅儉之子姓

衆孫也著募二字疑是二息名齒沒為官奴婢也奚官屬

內侍省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也

官為胡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冬十月吳左

丞相陸凱卒初何定嘗為大帝給使自表舊人求還內

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凱面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

亂國政寧有得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

則之禍定大恨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定不可用

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出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第郭

也姓素街其切直且聞何定之講徒其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



寅庚

晉泰始六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  
 抗以吳主六國事多關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  
 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疆之  
 所據黃於秦漢而國議者徒以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  
 政陵遲黎民未又議者徒以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  
 國之未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  
 食使諸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匹七條吳主不納  
 捕使侯將各上御犬二大直練數十匹七條吳主不納  
 道所見既吳主上御犬二大直練數十匹七條吳主不納  
 其姦心素篤而憎使渴情盡節吳主不從任況  
 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敗死  
 律覽 秃髮樹機能敗死  
 六月晉胡烈  
 婢因以爲氏史曰其先壽闡之在孕母相按氏因寢而產  
 於被中鮮卑俗謂被爲秃髮後因而孕母相按氏因寢而產  
 孫

卯辛

晉泰始七年春正月晉匈奴右賢王劉猛叛走出  
 塞○晉豫州刺史石鑿有罪免首級詔曰鑿備大  
 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復用吳主大舉兵遊華  
 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

里不至而還吳人刀玄詐增謙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

兵出華里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行遇大雪

倒丁老反戈平頭戰倒戈謂倒戈書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後

北以夏四月晉涼州胡叛刺史牽弘討之敗死初

司馬陳騫言於晉主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  
 非級邊之才也將爲國耻晉主以爲騫與弘不協而毀之  
 不信也至是烈既敗死弘能定平主乃悔之

吳復取交趾吳三攻交趾皆敗沒至是遣陶璜李勗等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晉

安樂公劉禪卒諡曰

太子衷納妃賈氏初侍中尚書令賈充自文帝時寵

辰壬

晉泰始八年春正月匈奴殺劉猛降晉○二月晉



益有寵充為人巧與大尉荀頴侍中荀勗越騎校尉馮  
統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  
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與未比德於堯舜者以貴充之  
徒尚在朝且引天下賢人與弘改道不直示人以私侍  
中任愷河南尹更純皆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晉主曰  
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晉主曰  
誰可者愷及絕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軍充忠不辭而自留矣  
晉主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軍充忠不辭而自留矣  
說納其初女晉主曰實難獨有結婚太子軍充忠不辭而自留矣  
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姪而少子女有五不可備氏  
遂從之請至是勗又與舊任賈氏年十五長美且有才德晉主  
太子二歲如復居舊任賈氏年十五長美且有才德晉主  
宰安平王字卒 發字性忠慎宣帝執政常自退後逢  
禮尤重元會詔字乘輿上殿晉主於作色臨迎拜既坐親奉  
魏貞士河內司馬字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  
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飲以素館卒年九十三謚曰獻  
詔賜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家遵遺旨一不施用 集覽 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瓦釜各一形弓一彤矢八色八形八豆八邊八酒壺八槃二  
几杖各一形蓋一鐘磬各十六 集覽 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二瓦釜各一形蓋一鐘磬各十六 集覽 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小杯二十瓦飯槃十五瓦鼎十一二匏物三五瓦察九瓦大杯十六  
東園秘器注見漢哀帝建平四 集覽 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以罪免 罪之主與右將軍白甫 集覽 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可免 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 集覽 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其官 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 集覽 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之以濬為益州刺史 集覽 東園温明必器其 集覽

諫曰胡夷相殘未為大患盛夏出軍必有疾疫不聽牙門  
張弘作亂殺晏兵曹從事楊倉勒兵戰死弘遂誣晏欲反  
傳音京師主簿何攀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廣漢  
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曰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  
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於濬曰領正防今日之變宜即討  
詩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大當不  
史初濬為羊祜參軍祜乃發兵討弘斬之詔為益州刺史  
可專任祜曰濬有參軍祜深知之或曰濬之為人志大者後不  
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特晉主與羊祜謀伐  
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  
軍詔使罷屯田兵大流之勢密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  
人造船不能終可成濬欲先止須報舉曰朝廷諸部兵合萬餘







使術士尚德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  
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對之計結歸自江陵務修德信  
懷者輒飲以醇酒使日方戰不言軍行吳境則穀先為糧計所  
計者送餽饋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  
傷者皆送還之於飲之不疑皆悅服與之成藥抗即服之  
常通抗遺抗曰酒之於飲之不疑皆悅服與之成藥抗即服之  
人為德諫抗專為暴是抗曰一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無信  
吳主不聞而責之抗曰彼德無百不務於力農富國審官任  
臣盜晉邊抗上疏曰彼德無百不務於力農富國審官任  
偵刑賞罰諸司以周德無百不務於力農富國審官任  
武動費萬計士卒周德無百不務於力農富國審官任  
之資而昧十百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  
齊魯三戰魯人附結甚清大戎然之俗傷他必此人也  
吳王不從詔陳事辭甚清大戎然之俗傷他必此人也  
客曰王夷甫南以軍法將盛名處大戎然之俗傷他必此人也  
及攻江陵詔以軍法將盛名處大戎然之俗傷他必此人也  
時人為之語曰無德  
王當國羊公無德  
年果降晉晉書安車朱珽輪青蓋車皇子羊祜字而昧漢書  
故曰王青蓋車成藥已合成熟藥叔子羊祜字而昧漢書

苟昧於權利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  
注苟昧於權利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  
賈卿為無天純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  
亦自効名齊純官何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  
親當除名齊純官何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  
祭酒高貴鄉公何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  
然云吳殺其丞相萬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  
之遊華里也萬或與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  
不主死或自殺平憂還吳主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  
吳主以僕玄為平憂還吳主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  
應對切直荒亂之主樂聞其言令其過者曰臣間與國之君  
樂聞其言令其過者曰臣間與國之君  
聞其言令其過者曰臣間與國之君  
以逆諫者曰損死生不保遂使正士摧方庸臣苟  
以出為福非所保遂使正士摧方庸臣苟  
以驅囊鹿老弱所保遂使正士摧方庸臣苟  
子其氣也且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之與也視民如赤  
感傷和氣且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之與也視民如赤  
萬有餘人北敵注無一年同國盛衰長江之限不蓄而後宮坐食

萬有餘人北敵注無一年同國盛衰長江之限不蓄而後宮坐食  
感傷和氣且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之與也視民如赤  
子其氣也且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之與也視民如赤  
以驅囊鹿老弱所保遂使正士摧方庸臣苟  
以出為福非所保遂使正士摧方庸臣苟  
以逆諫者曰損死生不保遂使正士摧方庸臣苟  
不主死或自殺平憂還吳主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  
吳主以僕玄為平憂還吳主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  
應對切直荒亂之主樂聞其言令其過者曰臣間與國之君  
樂聞其言令其過者曰臣間與國之君  
聞其言令其過者曰臣間與國之君  
以逆諫者曰損死生不保遂使正士摧方庸臣苟  
以出為福非所保遂使正士摧方庸臣苟  
以驅囊鹿老弱所保遂使正士摧方庸臣苟  
子其氣也且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之與也視民如赤  
感傷和氣且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之與也視民如赤  
萬有餘人北敵注無一年同國盛衰長江之限不蓄而後宮坐食



能守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疆本割情從道聖祖之  
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誣方與邵謗訕政事俱彼  
詰責徒玄於

交趾竟殺之夏四月朔日食○晉以鄧艾孫朗為  
吳鳳凰二年夏四月朔日食○晉以鄧艾孫朗為

郎中初議郎段灼上疏曰又本也田掌饋人寵位已  
功名已成七十老復何求正少劉禪初降遠郡未聞  
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東身就縛誠知奉先帝必無  
似構成其理也受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奉先帝必無  
當死之理也受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奉先帝必無  
執艾在困地未嘗與謀而後艾將吏愚自共追艾解其囚  
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下  
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給湯中樂為建首曰陛下死矣  
言而未能從也至是問給湯中樂為建首曰陛下死矣  
吾獨不能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死矣晉  
而不能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死矣晉  
我意乃以直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死矣晉  
朗為郎中

不為郎中為將唐曰陸吳殺其侍中韋昭吳主欲為其父  
下雖有類救為將唐曰陸吳殺其侍中韋昭吳主欲為其父  
問昭昭曰文家不能入帝位當為傳吳主不悅昭求去不聽  
作紀昭昭曰文家不能入帝位當為傳吳主不悅昭求去不聽

後更見強又酒後常使侍臣朝弄公即發摘私短以為代  
昭但難問經義而巳

吳主積怒遂誅之

列傳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

與其人謂敘列人臣事跡云列傳發摘摘

食○晉選公卿女備六宮

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公卿女中選者為

三夫初三年嬪御良人東漢皇后紀秦并天下宮備七國  
帝求初三年嬪御良人東漢皇后紀秦并天下宮備七國  
爵列八品注正嫡編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  
子七子長使九月吳殺其司市陳聲

少使之號吳主怒假他事燒錫

繩之頭投其於四望之下

府北六十里春正月日食○晉詔自今不得以妾

晉鳳凰三年春正月日食○晉詔自今不得以妾

勝為正嫡

後妃亂尊卑之序故有是詔三月日食○

勝為正嫡

後妃亂尊卑之序故有是詔三月日食○

勝為正嫡

後妃亂尊卑之序故有是詔三月日食○

勝為正嫡

後妃亂尊卑之序故有是詔三月日食○

勝為正嫡



晉取良家女入宮

人入宮選之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餘

七月晉后楊氏殂

初晉主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

賢豈可動也疾篤恐晉主更立以訪后曰太子立子以長不為嗣  
父除喪女正有德色願以備六宮晉主許之既葬晉主及羣  
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古者天子行漢帝權制太子無國  
喪三年而葬除服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故周公不譏景王除喪  
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  
於禮存其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哀麻之謂乎太子  
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喪麻而諒闇  
終三年晉主從之司馬公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人無喪  
則衰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庸人無喪  
矣然不若原諒之也漢帝權制漢文後七年遣認短喪  
言質略而實也  
新哀注則高宗元平元年詔四制書曰高宗元平元年  
周公不言善之也何以獨善之書中高宗元平元年詔四制書  
賢王也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宗元平元年詔四制書

無逸周公曰我聞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作其即位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注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以父居民間起其  
譏景王除喪叔向姓羊舌氏名肸春秋晉之公族也周景  
王名貴左傳昭十五年景王穆后崩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復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  
王其不終而有三年之喪雖貴遂服也王雖弗遂宴樂甚矣  
王亦非禮也向謂前當心用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左衽也  
杜預曰衰在會前當心用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左衽也  
前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  
人得詔旨而後奏之晉主益親愛之晉主所用或資可為者皆  
輕重任意為言晉主益親愛之晉主所用或資可為者皆  
奏之時稱  
山公啓事  
以秘山紹為秘書丞  
謂之曰為君思之矣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之息况於人乎  
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  
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  
孤邪斬之儀子哀痛曰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  
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曰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晉



為之發夢我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  
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輒棄之遂不任而終司馬公曰  
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也敢發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免於  
其罪之子不仕晉空可也愁縹緲無蕩陰之戰嵇紹和帝永元十  
幾乎不與集覽五年蕩陰之忠蕩陰之戰嵇紹和帝永元十  
元帝永興集覽吳大司馬荆州牧陸抗卒集覽西陵建平國之

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此乃社稷亦復易失若有不臣非但失  
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今臣所統見  
兵財有數萬官開立久難以待變臣乞特詔簡閱以補疆場  
受敵常虞使臣所部足占募八萬人乞特詔簡閱以補疆場  
其後乞以西方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之有虞時和歲豐而人絕不  
樂何邪父老漢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虞時和歲豐而人絕不  
不修細行鄉里患之及替年州府交辟集覽向絕疆場受敵常虞  
之乃射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  
讀書祇節集覽漢靈帝建集覽晉作河橋集覽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  
寧二年

而不自作者必不可立故也請為之及橋成晉主從百  
寮臨會舉觴屬頤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  
亦無所集覽河橋頤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  
施其巧集覽河橋頤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  
陵公曹芳卒集覽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語  
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  
不代魏詔以二眠寢不安子喬等侍疾家寔足不出邑里及  
不敢受察不言凡三石六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疾篤辭  
吳比二年大疫集覽春正月吳殺其中書令賀邵集覽邵中風不  
晉咸寧元年集覽春正月吳殺其中書令賀邵集覽邵中風不  
疑其謀收涼千數卒無一語乃集覽掠音亮答擊也夏  
六月索頭遣子入貢於晉集覽掠音亮答擊也夏  
州刺史衛瓘表留之又密集覽掠音亮答擊也夏  
先出自黃帝黃帝以土德集覽掠音亮答擊也夏  
故以爲氏至孝文帝改姓元氏集覽掠音亮答擊也夏

七月晦日食○冬晉追尊祖宗廟集覽掠音亮答擊也夏  
宣帝爲高祖景秋集覽掠音亮答擊也夏



為太晉大疫

祖晉咸寧二年春晉徙河南尹夏侯和為光祿勳主  
 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死者為之愴然豈  
 以一身之休息而忘百姓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初文帝臨  
 終為晉主氣流涕謂晉主曰挑符而泣執齊王攸手以授之  
 太后臨終亦流涕謂晉主曰汝勿忘我言及是疾甚朝野皆屬意於  
 攸攸如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是疾甚朝野皆屬意於  
 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是疾甚朝野皆屬意於  
 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收素惡荀勗馮紇曰卿二婿親踈  
 使統說晉主曰陛下前日疾收素惡荀勗馮紇曰卿二婿親踈  
 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鎮晉主陰  
 納之乃徙和為先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鎮晉主陰  
 司馬昭也武帝受魏禪追尊文曰文帝即位淮南王陳思王事漢  
 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也文曰文帝即位淮南王陳思王事漢  
 被發處蜀嚴道以植醉酒悖慢貶爵徙封遂發疾薨武  
 子也文帝即位以植醉酒悖慢貶爵徙封遂發疾薨武  
 職位也遇小字位遇位  
 發吳人也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白漢末歲塞長老言湖塞  
 蓋入洛之關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街壁之事也  
 能達湖之關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街壁之事也

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

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璽至是成  
 獻小石印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長又上言歷陽  
 山石印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長又上言歷陽  
 登其上也以失書不還以問吳主大喜封其山為王又改明  
 年紀曰街壁者蓋以其手縛吳殺其郡守張詠車浚尚  
 於後不能執壁蓋以其手縛吳殺其郡守張詠車浚尚  
**書昆熊睦** 後為會稽太守公清有政績值郡早饑表求諸郡  
 貸吳主以為刀鏗撞殺之身無完肌  
**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千而一筭錢二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伐吳曰期軍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  
 滅則兵無時得息也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  
 得全者謂其無時得息也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  
 阻不可保也蜀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疆弱異執雖有險  
 之目曾無藩籬之限東勝帝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  
 而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一四海而更阻巴蜀而大晉兵力  
 盛於往時而不過於劉禪吳人一四海而更阻巴蜀而大晉兵力  
 困於征伐之眾進駐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  
 俱下荆楚之眾進駐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











一月晉詔母得獻奇技異服晉大醫司馬程據獻

因有是認集覽頭表以雉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

督荊州軍事鉅平侯羊祜卒祜疾篤舉預自代而

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晉主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

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晉主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

哭其地歲時祭祀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

於鎮簡精銳吳主預欲問之乃表還其政所獲吳之名將也

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問之乃表還其政所獲吳之名將也

還遣留集覽峴山亭記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襄陽郡志

憲代留集覽峴山亭記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襄陽郡志

檀溪帶其西晉司空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

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侈過度名被九域若生極其情

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蓋法名與實爽曰繆

魏公晉主策蓋曰孝論集覽皇二十六年秦始晉清泉侯

傅玄卒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由是貴游震懼臺

閣生風卒蓋曰剛玄與忠書左丞崔洪善洪亦清

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此是重之

通作刺喉為說宋景文以骨強後出義骨鯁猶言骨立之類

可通用二字訓堅強正直之義骨鯁猶言骨立之類

已晉咸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晉涼州晉遣將軍

馬隆討之初樹機能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

州晉主臨朝而議皆以能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

曰陛下能任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平者司馬督馬隆進

方略虜不如耳隆曰晉主許之以爲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

募能引弓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

晉主命惟隆所取仍集覽九石四鈞十斤為鈞晉以匈奴

劉淵為左部帥淵弟之子也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晉主召與語悅之濟曰淵



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揚耽  
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少此然不可重任也及  
而東也恂曰淵果樹幾能則涼州之樹機能之善騎射青州  
乃止東也飛豹然喜任不處士大矣夫劉淵與彌友善謂曰  
亂樂以禍若天下有每相稱焉適不足為吾患耳因勸殺  
齊王李暉聞之曰晉方弘也晉主然之會劉淵臣因恐并州  
久安王暉曰德度之晉方弘也晉主然之會劉淵臣因恐并州  
侍子乎何德度之晉方弘也晉主然之會劉淵臣因恐并州  
帥隨陸隨高以宗女為公主海匈奴左賢王豹之子也初漢  
氏隨陸隨高以宗女為公主海匈奴左賢王豹之子也初漢  
謂薩嬰也共立漢文帝帝任德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令沈醉又置黃門  
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關失或曰孫皓荒淫凶逆宜  
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解七年且無有  
事機晉主於死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難圖矣願陛下  
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社稷上表曰賊之窮計力不兩完

必保夏口以東少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而陛下過聽便  
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向使舉而不敢以曖昧之  
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  
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事當以羊祜之  
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其害正於議凡事當以羊祜  
言破敗之舉亦不可得自是計自秋已來功不在身亦由  
恃恩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計自秋已來功不在身亦由  
今若又中孫皓而無所計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諸城遠  
其與張華圍其孫皓而無所計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諸城遠  
方疆吳主許之許之許之許之許之許之許之許之許之許之  
兵固爭之晉主大怒免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令釋吳為外懼豈非筭乎十一月遣  
將軍琅邪王伯出涂中王渾出江西南王出蜀東胡奮出  
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潘中王渾出江西南王出蜀東胡奮出  
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揚濟副  
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言將中軍也襄陽為諸軍節度若  
不行吾便自出充乃受命將中軍也襄陽為諸軍節度若  
應帝王篇人皆以此事直是直視言但推心實了句絕謂某  
此心實曉了此事直是直視言但推心實了句絕謂某



局為柳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而不伐是為內憂也  
也徐中徐音途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蜀  
月晉日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險隘乃作扁箱車為木  
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自隆之西音問  
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撫掌歡笑召羣  
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武威鮮卑大人帥萬  
來降隆與樹機能大

戰斬之涼州遂平  
晉詔議省員吏

中傳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  
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起農功中  
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  
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  
文案略細苛有少失變常以務利者必誅所謂省事  
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之若有廣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請省官也若直作大例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請省官也若直作大例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請省官也若直作大例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請省官也若直作大例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請省官也若直作大例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請省官也若直作大例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請省官也若直作大例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之若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直作大

通鑑綱目第十六

考異 綱目第十六 魏元元 按是年九月司馬師廢其

十七年 魏元元 按是年九月司馬師廢其

元元 十八年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 提無二字

二十年昭奉其主髦攻之 提無二字 景耀元年 魏元元

魏元元 按是年九月司馬師廢其 魏元元 按是年九月司馬師廢其

興元年 是歲 提無分 晉詔立考課

法 提無 二月晉太后王氏殂 按崩葬例曰借國之

其卒后夫人因事而見者曰其號某氏卒無統之君稱

者曰其主其殂其耳是後泰始十年書晉太后亦誤

晉胡烈討鮮卑 此當書擊 吳主

大舉兵遊華里 提無 晉涼州胡叛刺史牽弘



討之

此亦誤書討與

晉泰始

晉以賈充為司空

按凡例親戚書其屬此當書

晉泰始

晉討樹機能破

晉以太子妃父充為司空

晉泰始

晉詔議省負吏

負吏

馬隆討樹機能亦誤

晉泰始

晉詔議省負吏提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六





